

校园文学丛书

灵魂

LINGHUN
DECHIBANG

的翅膀

赵 华◎等著

◎ ◎ ◎

教授没开口，
他抽出了最早的那份乐谱，
交给学生：“弹奏吧！”
他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学生。

XIAOYUANWENXUECONGSHU

学苑音像出版社

I247.5
2981

灵魂

LINGHUN
DECHIBANG

的翅膀

徐英时◎主编 赵 华◎等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军

封面设计:袁一稚

校园文学丛书

徐英时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 (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www.BTE - book.com



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8 月印刷

开本: 32 印张: 825.7 字数: 10665 千字

ISBN7 - 89998 - 977 - 9/G·289

碟 + 书(100 册)定价: 1680.00 元(册均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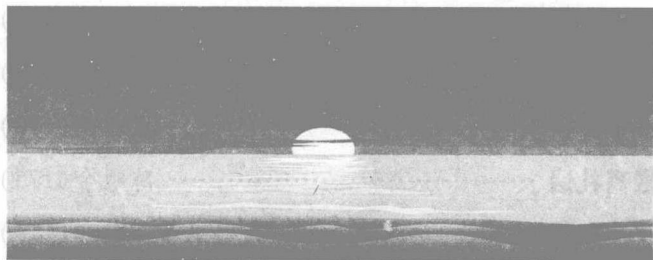
CONTENS

峡谷里的树	程伯承(1)
某种微笑	凌 敏(5)
何不做个生活的赢家	黑幼龙(10)
假如赶快些	Billy Rose(13)
日子,每天都是新的	霜 枫(17)
平 静	戴尔·卡耐基(19)
怀念米米	林 子(21)
人生如鸽	李静芬(28)
灵魂的翅膀	赵 华(31)
流不走的蓝	寒 潭(33)
掌心上的太阳	沈小兰(35)
两种心情	王晓晴(43)
孤独永恒	雨 儿(47)



经营自己的个性长处	章剑和(49)
不想家的女孩	郑春芳(54)
窗前那棵树	许 燕(58)
在关爱中成长	佚 名(62)
一个“毫无可能”的故事	理查德·德曼(65)
京都的个性	雅 英(72)
美丽的谎言	海 红(76)
妈妈放心吧,我会自立的	王芊芊(79)
柚 子	楚 川(82)
中 秋	马立新(88)
释 名	阎少先(91)
守 诺	张云峰(94)
月芽泡子	浩 灵(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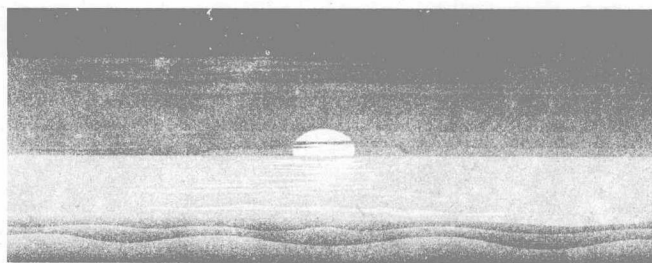




“木把儿”节	贾殿清(101)
一路狂奔	萧十一郎(105)
渴望冬季	李红英(111)
流泪的蝴蝶	史伟峰(115)
墙角的兰花	廖 华(118)
大林阿姨	桑晓梅(120)
拣蘑菇	雷学胜(124)
随笔二则	孙桂芳(128)
头戴满天星	他 他(133)
无语人世	郑春妹(137)
宽 容?	郑 杰(140)
期末的那一天	雪莉·洛德·贝奇尔德(143)
古堡的秘密	凯·邓拉普(149)
重 生	斐 斐(154)
路 遇	程 勇(158)

仅有爱是不够的	佚名(161)
扫垃圾的老人	孙怀芳(165)
一个不快乐的日本女人	康春女(170)
最高礼遇	陈观金(175)
优哉游哉	海因里希·伯尔(179)
就叫我孩子	蔡怡琳(184)
叽叽鸟儿	赵维平(187)
女人的井	郭 骅(189)
“玫瑰”风波	邵湘君(194)
一双白球鞋	黄 海(197)
小 站	鲍里斯·克拉夫钦科(200)
呼 唤	于沛月(204)
旧信重读	黄静芬(206)





五月节吃鸡蛋	李 哉(209)
你过得好不好?	茸 儿(212)
一现的光芒	格里高利·李普德(215)
夕阳情	李健昌(218)
过河的卒子不回头	梁宇清(221)
嫵 娘	云 帆(224)
那一场雷雨	王绍杰(228)
走过昨天	张 赛(235)
洗花了的牛仔褲	佚 名(237)
澡堂大战	王小英(241)
失明的女孩	佚 名(244)
一只“西装鸡”的诞生	王一元(246)



一场绿色的夏雨之后，你那腐烂的躯体上竟然生出了一片片倾听“生命交响乐”的耳朵，生出了一片片浓重的渴望。

峡谷里的树

○○……程伯承

我走进长峡谷，此刻，我与峡谷里的树为伍了。

峡谷里的树，祖籍也许在峰巅，忽一日，被一阵无名的风，把种子吹进峡谷。此后，它在“峡谷部落里”安家落户了，几代繁衍，便成了地道的峡谷人。

太阳并不公平，它对“峡谷人”是那样的吝啬……

也许正因为如此，峡谷里的树长得这么挺拔，这么健壮，这么郁郁葱葱。

我抬起头来，望着峡谷里的树，这些“峡谷人”哟，抗争着，追求着，但始终也没有高于山巅上的蒿草！



也许有朝一日，峡谷里的树，会被砍去做梁，会被锯去做桅，会离开那片养育它的低洼的土地……

那时，山巅上的蒿草也许会摇摇摆摆出来看这些峡谷人的风景呢！

我登上了峰巅；但我庆幸的是——我曾走进峡谷……

好看的树

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发现，它成了小村的一个风景。

在小村人的眼里，风景是他们的勋章，但有时又是别的什么……

于是，几个荒诞的故事，就编入小村的风景里去了……

在大自然的风雨中，它出落得这样美，然而却经不住几个随意编排的故事。

正同它的出现一样，当人们发现小村的风景丢失的时候，它已经死了……

……渐渐的，小村忘掉了这一切。



也许小村还会有风景的。

也许小村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风景。

一棵倒下的树

在大山披满盛装的时候，你被遗弃了。那是一种
堂皇的遗弃！

此后，属于你的只有默默的期待，和期待中的腐
烂……

也许是由于你的虔诚，感动了什么罢？一场绿色
的夏雨之后，你那腐烂的躯体上竟然生出了一片片倾
听“生命交响乐”的耳朵，生出了一片片凝重的渴
望。

……我惶惑地收回了手臂。

我怎么会产生采摘它的念头呢？这里险些又发生
一场掠夺，一场比那堂皇的遗弃还残酷的掠夺……

有这样一棵树

这是北方的一个山坡。

这是发生在北方山坡上一个平常的故事。



这里是一片荒草，也许早些年这里曾繁茂过。

或是某一个黄昏，或是某一个清晨，有一颗种子，
有一棵大树的种子，落在了这片荒草丛中。

后来它便发出芽来。

后来它便长出叶来。

发出芽来长出叶来也倒平常，它还只有蒲公英那
么大，它甚至还要靠它高得多的蒿草挡风蔽雨。

过了十几年，几十年，它成长起来，长成了一棵
郁郁葱葱的大树。

它成为小草们的骄傲了；它成为整个山坡的骄傲
了；它成为这座山岗上一面迎风作响的旗帜……

但，没过多久，当人们再次向那座山岗眺望时，
那杆旗帜不见了。有人说它是倒在一次肆虐的狂风里；
有人说它是倒在无数次害虫及至毒菌的侵袭之中……

人们原本期望它会长成一座丰碑的！

小草依然，年年岁岁染绿山岗……



放纵想象，想象便成了一条生路，犹如你十年前
偶见的彩虹，但你不敢踏上想象之路。

某种微笑

○○……凌 敏

春天的日子思念秋天，夏天的时候怀想冬天，而夏至时又怀想起春的柔情，隆冬时又恋起夏的炽热。人总是这样……而这又是怎样的心绪？如果此时抬眼便见高远而湛蓝的天，说不定你会拼合支离破碎的心灵的光束，反视你空洞深寂的灵台，玩味着、挤露出人说丰盈你道贫瘠的笑容。此时的苍穹在玩着怎样的把戏？绵绵的淫雨，灰灰的幕布，只教你恍恍惚惚把秋错认成春了。这不是你颇为惬意的感觉吗？既然无法一步从播种至收获，那么回过头去，从头再来总是可以的吗？要命的是——你总是这样，这是你多年苦读的惟一收获，你一念刚生，一意又起，你掀起播种与收获的大褂，不由分说地将它们攒到青苔伪装的历



史的石壁上去，你冷眼旁观着它们化整为零，你竖耳聆听着那一瞬空气的剧烈波动。你如释重负地一笑，笑声在心灵的黑洞壁上撞得叮咚作响。转而又开始了为人笑料的发呆，面对着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群和生硬冰冷的水泥构成的世界发呆——但你犯了无行文人的毛病，你把发呆称作假面沉思，你还强词夺理说，你不过是从历史中捞得教训几许。嗨！

放纵想象，想象便成了一条生路，犹如你十年前偶见的彩虹，但你不敢踏上想象之路。也不愿再延伸想象，除非此路无尽头。你料想此路的某一处一定竖有墓碑似的木牌；此路不通。你不想看到你不愿看到的东西，你不该想你不该想的归宿。你老实地沿着他人规划出的那条夯实的水泥路走吧，混迹在也有七窍也有四肢的人窝中，一天一个来回。如此这般，你还可以自诩：大隐隐于市。嘻！

披着件谦卑的外衣，混在那些与你一样自身无出产只事消费的同类中，在被同类们日益掏空的壳上游走。你也曾闪念：如果，如果谦卑是一件隐身衣，那么……再也难续下文。谦卑对你是一件多么不合身的



隐身衣，不是因为裁缝的动物眼，而是缘于人们在五千年文明游戏中炼就的火眼金睛，一切披着羊皮的狼和披着狼皮的羊都无处藏身。何况你那深陷的眼，那张轮廓分明的脸，特适合扮演揣着无辜的阴谋的汉奸，即使笑也怕人。阴谋被彰显成阳谋，阳谋堕落成无谋，无谋表露成惶惑，惶惑钝化成发呆。在这灰濛濛凉丝丝的早晨，在不足四平米的阳台上发呆，直到或是阳光或是身后的惊叫来驱赶：上班。

假面沉思，上帝是不会发笑的。假如上帝发笑，那也是情理之中。人说大山之人心中难有丘壑，险峰峻岭是开眼便见的风景。但此处非彼处，山人下山一派熟路，山人出山则寸步难行。开眼不见了日日把玩的风景，丘壑经纬浓缩珍藏于心之一隅。再难走出大山。灵魂在山中绕来绕去。攀摘野果，饮啜清泉，追逐小兽，蒙头林间。仿佛那是幼稚文人梦寐以求的桃花源或阿卡狄亚，辘辘饥肠与母亲吞咽的泪水也无法劝你回心转意。自欺，无奈的自欺，虚幻的自欺。不要相信文人，不要相信……灵魂。在与大山一次又一次的压制与反扑的较量中，你摇着头败下阵来。就像



你每一个早晨被催促上班时毅然的断念：不要相信早晨，不要相信阳光一样，事实上相信了，甚至还相信了所有不该相信的事。上帝该不该发笑？或许自欺是人类惟一自产而又能反哺自身的神秘物。想想历史，想想刚刚过去的弹指一挥间。哟，来风了，缩起你的脖子。

你常揣想上帝的笑容，但稍不留神便串联起凯撒的爽朗大笑和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不消说，你不想在人类笑的历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你只是在为自己那件谦卑外衣量裁最适配的饰物，犹如西洋妓脖颈上的玻璃项链。洛特说，没有翅膀的人类刚一落盆便以哭声来昭示自己的命运。你说，刁钻的人类继而便以笑来掩饰自己的恶意，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部笑的艺术史，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笑是惟一被人类掌握的窝里斗的高招。你这样说，是不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不得而知，反正你的笑像哭，你是天生不会笑的人，只有哭得尚算本色。你难为着那块镜子。你机动灵活地调动着脸部肌肉，你一度选定了某种姿势，但你左看右看，你还是说不上那是哭还是笑。于是服



从命令听指挥的肌肉嘀咕着原地的待命。你此时终于明白，你原来如此笨拙，居然不会笑。嗨，竟至如此。

从此你心中有了个结，不管酷暑或寒冬，你都小心翼翼心怀叵测地探着头，欲望强烈的视线纠缠着他人的笑容，不将笑容拧成怒颜不罢休。你的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梦也有了主题。比如昨晚你就梦见了你的笑容。当然不敢奢望上帝的微笑，也不敢攀比人类经典的笑容，但你的笑容肯定挺不错，因为梦中随之而至的红颜与官帽都挺不错，只可惜梦醒后你无法复制，也无从描述。至多只能含糊其辞：某种微笑。

某种微笑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某个人玩弄的某种把戏。

